



呂氏與藉漢家
讀書字孫其守
不許損失賸賣
遇者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憤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寢累年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克偃之女為貴嬪

醒高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堂邑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丞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劉胃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燮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成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起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諧之於帝云詳與皓胃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

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園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雉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雉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

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闢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
進賢黜佞則妖珥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
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踈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殯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言禁
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為承高
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
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
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
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方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
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

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

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灑

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

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

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跡云高肇弑逆遂為壇於信

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灑曹參軍崔伯驥不從

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

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北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

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

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

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

閣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

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駟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駟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駟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駟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駟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駟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環築之駟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駟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帝起

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妊刑至剗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瀆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踞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臧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摠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

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鏗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與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摠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王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瀋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搯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厠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摠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

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傳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視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常雋皆賜死雋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

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擇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闈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恐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

劾稱臣初入相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中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今日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勲復封忠為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故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忱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紹先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

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立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劔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

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即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及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弭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闕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

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屢夜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鬪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頗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

為辭巒又表稱昔鄧文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住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劔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竝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遠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巖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

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網無由厠迹是以鬱快多生
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
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
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王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
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
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又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
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
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
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開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
擊破之乘勝逐壯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
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
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亦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
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
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
無辜同死可結棧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
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
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
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損
為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
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元孫也

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未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
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
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
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
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
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
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
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
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夏
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

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
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有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
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破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
其城募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
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破石又遣鎮東將軍蕭
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破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
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破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
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
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瀆從事
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
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破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

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
義之與直閭王神念沂淮救破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
與別將伊穉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探竹為
緇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
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
攻破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
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
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太咎
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破
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
進踰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
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乘

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四十丈上廣四十五

丈高二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祖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
氣不可以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去 絢乃開黎東注又縱反

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

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

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
於破石成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壘
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
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
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

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
緣淮城成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
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

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元义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

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

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

聞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

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 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

為尼徙居金墉坡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

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

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又

娶胡太后妹以又為通直散騎侍郎又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

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

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

非問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

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

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揔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灋乂由是怨之衛將軍

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

資垂越懌抑而

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乂

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

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

維為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為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

列云懌貸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

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

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

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

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真公游

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

是詔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

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
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
防察動止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義為姨父又與騰表裏
擅權又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
內外百僚匿跡朝野聞憚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顰面者數百人游肇憤
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
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冀州表欲誅元義劉騰
纂七犇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
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義遣尚書左丞廬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
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
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慙言色恩同慈母人皇太后見廢北宮大
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
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
于心不得不爾派腸碎首復何言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
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
藏之

二年魏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又以康生為
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
女剛子義之妹夫也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
迭出以難當為千牛滿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
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
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為執殺之勢太
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
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

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義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怒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又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摧酷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元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又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义又對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义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义舉元灋僧為徐州灋僧反太后數以為言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义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曰晏帝與

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又之計於是太后謂又曰元
即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冠求解領
軍乃以又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又
雖解兵權猶摠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
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
又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又非獨欲殺妾又将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又
出宿解又侍中明旦又将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
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
懌訟寬乞誅元又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閹東鼎沸今元又專魏使四方雲
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直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
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
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又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又黨與尚彊未可猝制
乃以侯剛代又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
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又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
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又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
郎元順以剛直忤又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又
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又之罪使天下不
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又
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並繫鐵券且陛
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然未幾有告又及弟爪謀誘六鎮降
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為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
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又及弟爪死於家猶
贈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
盧同坐又黨除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

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米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踈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壯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又既幽胡太后常

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又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植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之又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敗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
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
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
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
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
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
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
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壯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
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
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
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
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

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
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
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
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
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
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白破六韓拔陵之反一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
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
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

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
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
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
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
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
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
崇崇力戰不能御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
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
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
廨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

虜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
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
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
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
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
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
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
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
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
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沱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

建遣將軍伊祥尋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弟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負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甚有垂翼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天威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鋒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灑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夾積崖以襲之彼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

十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

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政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璽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費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宿勒明達寇幽夏北華二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
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
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
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
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
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繼於平涼東蠻
安都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

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
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
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
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
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
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感延伯
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
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
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
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
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

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鮪等攻仇池郡行其至魏子建擊手破之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穉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

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又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吐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

逢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
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
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力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
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
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
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 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
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
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
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
此輩復為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敗元真
王攻沒郡縣高歡蔡雋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

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灋望塵知馬
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旣
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
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完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
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
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戶鮮于脩
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敗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
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
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

統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統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冬十一月杜洛周圍

范陽成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道遥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千麒麟

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壯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斬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此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

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魏潼關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壯討其實皆不行葛榮父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于邕為壯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

呈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
 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
 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
 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
 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
 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
 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
 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
 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
 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
 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
 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

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
 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一子不暇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
 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尸表
 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即中武功蘇湛
 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
 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
 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
 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
 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
 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
 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
 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

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堪
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
且知其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
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氏羌起兵於馬祗柵
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
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
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
為先祿勲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
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即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
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
宗人薛脩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
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夏冀州刺史元孚帥

虜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
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
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瀆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
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
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
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
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間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
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乘
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
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壯人耳城中壯人宜盡殺之
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壯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

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道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道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又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虜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

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踞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

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億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踞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眾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郭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間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
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
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搃
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
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
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
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
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
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
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填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
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
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
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
則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
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左
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吳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
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
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
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
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
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
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
大行臺尉遲普薩僕射万俟倓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

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杜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杜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杜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熟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

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入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瀟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幽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

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駭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燕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

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顯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顯且察其變顯聞之帥左右來犇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元顥取魏鉅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琰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降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礪坂乙丑内外

戒嚴戍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等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表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二十七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貫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

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即將辛纂魏主將出避
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
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
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
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
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王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
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
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
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
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即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思椿而以
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
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

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
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
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
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
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相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
而不能行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
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鉅縣至洛陽
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
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
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
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
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

俱帝室近親今宗社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宿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晨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

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手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隊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

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

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顥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若不徵發民材多為桴筏習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寇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柟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碛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

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三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萬戶北海王顥自轅轅南出至臨賴從騎分散臨賴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乃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大守高湖犇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瀆徒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雋特相交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晉書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又敗太后以儼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誦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佞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逢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

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屬爲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既有悍馬榮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壁薛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寇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

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塗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又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

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醜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
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
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
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
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
以塗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
祚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
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
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
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
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

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
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
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
為大都督帥眾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
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
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劼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
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劼為無上王子正
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
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
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眾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
驊騮廐御馬十匹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
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灋駕迎敬宗

於河橋唐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前訂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

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今日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劼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利西部高車叱烈殺兒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劼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止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煇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亡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

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踈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又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遠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宣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

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湛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湛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湛湛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湛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湛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孰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

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自晉文公在秦懷
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
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
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
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杖及酒酣且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
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
手每有賔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
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
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
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
心為之魏貞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
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

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頗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
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
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
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
軍錄尚書事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
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高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辛巳以爾
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
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
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
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清治選部榮嘗
關補曲陽縣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

任神雋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此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

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齋嘗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今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魚陽歷三荆悉擁生靈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婿

也徽或欲得權寵惡榮為已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侗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郡以字行蠻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宰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

不從是月榮將四

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

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甘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寶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宮必負立孩幼若皇后

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
 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
 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走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
 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
 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于昇曰朕之情理卿
 所具知死猶須為况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
 殺榮天穆即赦其黨黑野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
 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
 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力或能狼突傷人臨
 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
 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

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
 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忽忽預
 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
 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
 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
 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懼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
 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
 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台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
 不變曰救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
 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
 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
 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帝得榮

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當留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妻孥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壯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立功假使不得所欲亦是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

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閭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榮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瀆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瀆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

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眾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議皆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高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

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長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北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

岳討之明達犇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頰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已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

公爾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高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

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件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官門宿衛乃覺響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鷲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鷲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鷲復約止衛兵不使鬪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

將至今其兆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

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
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
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
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蓬州刺史是
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
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
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
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
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
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
巷殺之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
將至今其兆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徵
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
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
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
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挫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
自以為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
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
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
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
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
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
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

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
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
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
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
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
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
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
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
募欲自塗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
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
巷殺之尋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
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入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
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北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
拔馬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
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
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
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
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
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
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敲其口折一齒曰平
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
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
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患兆

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護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聞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

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然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親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踈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

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潛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却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前羽彊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褻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

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作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作龍文義帥眾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作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作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

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寔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探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也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察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

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積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蠡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

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
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筆鼓之長歌慷慨歌闌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
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應何肯來元忠曰雖麤
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
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
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
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
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
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
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
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

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

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
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
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
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
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
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為
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
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
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
行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況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負限
自是動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

遠擅命徐充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竝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垣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父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

都督東道大行堂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灑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

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或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常義遠招之與盟許賞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悅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惜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早遜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歸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巴西
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
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
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
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
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
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
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
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
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
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
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
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
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
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
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
為謀勇者不為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
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
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
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
軍崔陵暹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
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
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

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臺摠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繫牛騎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已勸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
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
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
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
聞欲大掠洛邑遷部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
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
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灑波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
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
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
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門外送其首并度
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
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

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

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

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

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

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

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

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邛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

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

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

有應者大僕代人綦母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儁作

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

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

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負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敬晷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整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時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日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

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閭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北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

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
 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
 爾朱度律天元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醜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
 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大師趙郡王湛為太保南陽王寶炬
 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
 之已酉清河王寶炬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
 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
 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
 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大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
 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
 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
 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
 彥已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
 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
 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輶輶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
 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
 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
 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
 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實
 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實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回宴伏情忽見泰軍驚走追破
 之於赤 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
 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

携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